

【朵渔诗选】系列
(文摘)

朵渔 生于1973年,常居天津,是当代重要的诗人、诗歌与随笔写作,为其赢得了读者的尊重与认可,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屈原诗歌奖、海子诗歌奖、天问诗人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诗刊》《诗选刊》《星星》等刊物的年度诗人奖等。

朵渔的诗,由个人立场出发,在关注现实的同时,执著于对人与人性价值层面的追寻、考问,因而既有身体的痛感,又有省思的洞察,时代气息与普遍深度兼具,是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收获。作家出版社以四卷本的规模,推出“朵渔诗选”系列,以编年的方式收录其1998年至2017年,20年间所有的重要诗作,完整呈现朵渔的诗人面貌。

《追蝴蝶:朵渔诗选1998—2008》

无边的细雨

一万枚树叶在闪光,好像真有一万颗心灵,因为自惊蛰至谷雨所带来的惊人变化,它们在为自己的遭遇哭泣。无边的细雨,我还指不出它们确切的边际,就像永远不明白那些明亮的树叶,来到世上的确切时辰。这也略等于一次激动人心的初吻,我们最好不要指出,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

河流的终点

我关心的不是每一条河流
她们的初潮、涨潮,她们的出身、家谱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身形的胖瘦,她们长满了栗子树的两岸
我不关心有几座水泥桥跨越了她们的身体,我不关心她们胃里的鱼虾的命运

我关心的不是河流的冰期、汛期
她们肯定都有自己的安排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曾吞没几个戏水的顽童和投河而去的村妇
她们容纳了多少生活的泥沙
这些,我不要关心。

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她们就这么流啊流啊,总有一个地方接纳了她们疲惫的身躯,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比如我记忆里的

一条河流,她流到我的故乡时已老态龙钟,在宽大的河床面前进退退,欲走还休。

《最后的黑暗:朵渔诗选2009—2012》

写小诗让人发愁……
写小诗让人发愁,看水徒生烦恼
混世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无望的人练习杀人游戏
大哥们在灯下说闲愁,你一支笔能做什么?写小诗
让人发愁,看水徒生烦恼
就那样在菜心里
虚无着,在树干里正直着
混世,混这时代夜色,太阳多余且迂阔。

请问

乱石以何种秩序聚成塔
男女以何种激情聚成家
众人以何种意志聚成国
我以何种精神能与霜雪
白茅枯枝败叶不离不弃

《危险的中年:朵渔诗选2013—2015》

清白
他在世上像棵不生根的树
他在人群里像半个隐身人
他也走路,但主要是漂浮
他活着,仿佛已逝去多年
但他的诗却越来越清澈了
像他早衰的头颅
在灯光下泛着清白的光晕。

我们曾坐在河边的酒吧闲聊
聊一个人的死被全世界纪念
聊待奉自己的中年多么困难
不断升起的烟雾制造着话题
没有话题的时候就渴望窗外
黑暗的运河在窗下日夜不息
沉默的拖轮像条大鱼一闪而过。

轨道
窗外下着雨,人行道上的女孩
头发湿漉漉的,不时侧过身来

在男孩的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男孩背着包,双臂环抱,伸手指在女孩的屁股上捏一把
隔着玻璃的哈气,看不清外面
但有一种青春的快意洋溢其间
还有某种似曾相识的失落的残余
一些美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拥有一些美好的人也只是短暂相遇
唯有自身的罪过会跟随一生
自身的罪,以及一些难言的隐衷
隐秘如房间里不绝如缕的钟表声
嘀嗒,嘀嗒,嘀嗒,像一列火车
静静地数着轨道上的枕木。

《在猎户星座下:朵渔诗选2015—2017》

在猎户星座下——给于坚

那天清晨,我们驱车来到雪山脚下,枯草上结着霜
玉龙雪山被一条带状云缠绕,只露出雄性的、基础的部分
你指给我看,喏,山,仿佛因过于硕大而变成了“无名”
我说我曾经看到过祂,那是在黎明时分的树权间,迎面撞见
如一块熊熊燃烧的煤,一颗在天空怦怦跳动的宇宙的心
你也是用这样的口气,喏,是祂。是祂。隐没着,像个大神。
只有北风在他的脚下呼啸着,吹响死者的骨头,像是那种
越过海岬之后所遇到的最广袤的风。我们站在山脚下,仿佛
整个陆地都在下沉,周围是一种兽群般沉重的喘息
一个平原上的作者,终于解除了自身的枷锁,匍匐在
空气稀薄的高原上,神山让高原也谦卑,隐伏下来
必须转向群山,“群山会给我们以帮助”。
而在群山之上,有一种更高的秩序,你指给我看
山的西南方向,那是猎户星座。但群星隐没,就像
洞见者发现的一个空无——而我们知道祂在一种秩序。
多年来,我们依靠平原上的事件活着,那轰鸣的生活
总是被一些小词填充着,被一些道德律点缀着
我时常以为那就是力量,现在好了,为了摆脱统治,我们
受雇于一个更大的秩序——头顶的星空,和星空下的诸神
作为方向和基础,高寒的智慧,几乎是平静,一种愤怒
被消化了,像素食,我认出伟大如同渺小,秩序如同无常
我喜欢这些匍匐在星空下的雪山,雪山下的人群,人群
脚下的枯草,干净,朴素,弱小,毫无雄心地自爱着
现在,我也学会了像个散淡的大师,在众人喧哗时
选择沉默,时而露出释然的微笑。哦词的晚年。温润如玉的晚年。
但夜晚依然年轻啊。夜晚笼罩着我们,带走我们黎明的情人
审判也正从我们手中滑走,虚无如同大雾在海上生成……

(摘自《朵渔诗选》,朵渔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秀男

秀男的名字常常让人误会,以为她是一个秀美英俊的男孩子。其实,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初三女生。

不知为什么,进入夏天以来,秀男总想听到蝉的叫声,可就是听不见。是不是因为环境污染,蝉都濒临灭绝了?要不,明明街道两旁有那么多葱茏的杨树,怎么就像没有生命一样的寂寞呢?

蝉的叫声,尤其是它们的合唱,是夏天的重组成部分。天气最热的时候,也是蝉们最兴奋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声嘶力竭地高声鸣叫。到了立秋,一种个头较小的蝉——当地人叫它们“伏天儿”的那种出现了,蝉的声音才有了抑扬顿挫,有了简单的旋律。它们“伏天儿——伏天儿——”地叫着,凄凉的气氛也便由此产生了。没有蝉鸣的夏天简直就是真正的夏天。

秀男和赖小珠默默地走在路上。

第一次模拟考试的试卷发下来了。秀男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三,赖小珠倒数第二。她们似乎在考试中用去了九分的气力,余下的一分气力又被看到成绩后的悲哀无情地耗尽,以至于她们现在谁也没有气力再去安慰对方。

现在,离高中的升学考试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第一次模拟考试之前,老师说,这次考试十分重要,这个成绩基本上就是中考成绩的提前展现,大家可以在这个成绩里看到自己在中考中的位置。“一模”之后,老师又硬着头皮有气无力地鼓励说,这个成绩虽然说明一些问题,但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在中考中的命运。如果加倍努力,没准会出现奇迹。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不搏,更待何时!

赖小珠忽然指着一棵大杨树对秀男喊:“你看!”

顺着赖小珠的手指看去,秀男看见了杨树的树干上,一个土黄色的小东西正缓缓地向上爬。

“知了猴!”秀男叫着与赖小珠一起向杨树跑去。

当地的人把蝉的幼虫叫“知了猴”。上常识课的时候,老师讲过,蝉是一种很奇特的昆虫,它的卵在地下要“忍耐”七年,及至形成了浑身的“铠甲”,才从坚硬的土层下爬上地面。一般是凌晨的时候,它们从地面爬上树干,脱去“铠甲”,爬上树梢,高声鸣叫着,度过一个夏天,然后死去。如果把夏天算作三个月的话,也就是说,它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间只占孕育过程的三十分之一。真是不可思议!

赖小珠捏住知了猴的脊背,将它抓在手里,知了猴的六条小腿在空中拼命挣扎着。

赖小珠说:“秀男,我心里特别难受!”

“怎么啦?”

“你想,如果我也像蝉一样在妈妈肚子里待上七年,而生下来只活三个月,多难受呀!多悲哀呀!我一想,心里就觉得憋闷得难受。”

秀男笑了起来:“亏你想得出来,快把它放了吧,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还要折磨人家!”

赖小珠贴着脚,伸长了胳膊,将知了猴放在一个人们不易看见的地方。“祝你平安——”赖小

《不可思议遇见你·蝉为谁鸣》(文摘)

□张之路

珠说。

秀男拍了拍树干:“祝你考上音乐学院。”
“人家不用考,明天早上就会唱歌了……”
秀男又拍了拍树干:“爬高点吧!千万别让人把你捉去!”

赖小珠大声说:“我们对你不错,别让我们失望。明天来听你唱歌!”

过路的人看见两个女孩子对着一棵树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话,好奇地停下来,向这里张望。

一回头,猛地看见行人们奇怪的目光,两个女孩子顿时脸红了,不好意思地互相拉扯着向前跑去,一面跑一面咯咯地笑个不停。

快到分手的时候,两个人才从蝉的世界回到现实,脚步也渐渐地慢了下来。她们意识到她们刚才是强作欢颜,就她们现在的学习成绩,她们是没有资格这样开心的。

秀男小声问:“你爸爸会打你吗?”

她知道赖小珠的父亲脾气非常暴躁,尤其是这样重要的考试。

赖小珠苦笑一下,摇摇头,不知道是说不会,还是说不好预测。

赖小珠的苦笑给秀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丝苦笑一直伴她走进家门。

秀男不由得站直了身体。她以为全家人都影影绰绰地明白,这个不知道其实就是知道,知道别人的成绩比秀男要好。不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会好过一些。

楚亦然是个极为认真的人。他的认真使他很聪明的脑袋有时候就变得糊涂起来。小学六年级里,当女儿说不知道,他真的以为女儿不知道别人的成绩,以为女儿缺乏上进心——当一个孩子对自己周围同学的成绩都漠不关心的时候,她对自己在班上的地位一无所知的时候,就说明她毫无竞争之心!毫无竞争之心的孩子怎么能进步呢?

上了中学,楚亦然渐渐明白了,女儿实际上知道自己在班上的地位。她说不知道的时候,就说明她的成绩很落后。

尽管这样,每到这个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要无穷地追问,一直问到那个谁也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浮出水面为止。

秀男知道,旧景就要重现,爸爸还是会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因为她知道,爸爸已经无法排解他的悲哀。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你知道你的成绩为什么不好吗?”妈妈忽然幽幽地说。

“知道。”

“为什么?”

“努力不够,还不够刻苦……学习方法不好……”秀男可怜地找出一些理由。

其实她真的很努力了,也刻苦了,如果说学习方法不好还有点道理。她一直没闹明白,这学

“考得不好……”秀男喃喃地说。

“都考了多少分?”妈妈冷冷地问。

她和丈夫一样,眼看自己的预料变成了现实,但仍存一线希望,希望这现实不至于让他们过分悲哀。

“语文86分,数学75分,外语61分,政治90分,历史58分……”

楚亦然脑袋里“嗡”的一下。不但其他科成绩毫无起色,而且还有一个不及格,而不及格的成绩是九年里第一次遇到的。

现在,他就像一个落水无助的人一样,仍然幻想着一线生机:“其他同学怎么样?”

秀男明白父母的心思——如果别人考得不好,那么她这个“考得不好”就可以相应地“升值”。可是,如果别人都考得不错,她的成绩就真正令人悲哀了。

“不知道……”秀男低声说。

楚亦然大吼一声:“我最反对你的这个不知道!”

秀男不由得站直了身体。她以为全家人都影影绰绰地明白,这个不知道其实就是知道,知道别人的成绩比秀男要好。不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会好过一些。

楚亦然是个极为认真的人。他的认真使他很聪明的脑袋有时候就变得糊涂起来。小学六年级里,当女儿说不知道,他真的以为女儿不知道别人的成绩,以为女儿缺乏上进心——当一个孩子对自己周围同学的成绩都漠不关心的时候,她对自己在班上的地位一无所知的时候,就说明她毫无竞争之心!毫无竞争之心的孩子怎么能进步呢?

上了中学,楚亦然渐渐明白了,女儿实际上知道自己在班上的地位。她说不知道的时候,就说明她的成绩很落后。

秀男知道,旧景就要重现,爸爸还是会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因为她知道,爸爸已经无法排解他的悲哀。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知道,旧景就要重现,爸爸还是会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因为她知道,爸爸已经无法排解他的悲哀。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知道,旧景就要重现,爸爸还是会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因为她知道,爸爸已经无法排解他的悲哀。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秀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觉得她对不起爸爸……即使是“老故事”也是让人难过的。

习方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吗?”

“知道了。”

“要我告诉你吗?”

秀男抬起头来看看妈妈。她意识到妈妈似乎要说些很重要的事情。

“你根本没有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妈妈慢慢地说。

她的话出奇的平静,但却让秀男感到冷飕飕的。妈妈平时说话不是这个样子的。每当爸爸训斥秀男的时候,秀男明显地感到妈妈总是在一旁掌握训斥的分寸和力度。训斥完了,妈妈也总是要对秀男说些鼓励的话。当爸爸激动起来的时候,妈妈就不失时机地跟着爸爸站起来,她的手随时准备拽爸爸,她的身体也时刻准备站到秀男和爸爸之间。

可是今天这是怎么啦!这声音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人的女人。

秀男疑惑不解地看着妈妈。

妈妈拿开桌上一本很厚的书。三封信出现在桌子上。

秀男脑子里“嗡”的一下,就像一束灼热的火把,猛然举在她的眼前。秀男急忙转过脸,不由自主地低下头。

那三封淡蓝色封皮的信,她太熟悉了,几乎能把里面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可现在,那淡蓝色突然变得如此陌生,又如此令人恐惧。那淡蓝色正在蔓延开,变成汹涌的海水向她涌来,片刻后就会把她淹没……

“认识吗?”妈妈严厉的声音似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秀男呆呆地站在那里,到现在为止,她还有一种身处梦幻的感觉。

“我在问你话,回答我!”妈妈拍了一下桌子,其实她是狠狠地拍了一下那三封放在桌子上的信。

秀男木然地点点头。那是一个男孩子写给她的信,她把它们藏在床垫和床头之间的夹缝里,不知道妈妈是怎么发现的。可现在,她觉得她没有权利去问妈妈。

“他叫什么名字?是同班的吗?”

“不知道……”秀男的声音有些发抖。

“秀男,你不要再欺骗我们了,你这样说,有什么相信吗?”</